



王室奇婚

[英] 巴尔巴拉·卡特兰 著
苏明义 李莉芸 乔岳亭 译

王室奇婚

【英】巴尔巴拉·卡特兰 著
苏明义 李莉芸 乔岳亭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王 室 奇 婚

〔英〕巴尔巴拉·卡特兰 著

苏明义 李莉芸 乔岳亭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7.375 印张 2 插页 130 千字

1986 年 10 月第 1 版 198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500

统一书号：10094·670 定价：1.20 元

责任编辑 冰崖 任平

封面环扉 曹刚

第一章

1859

“艾丽达！”

随着震惊人心的呼唤，艾丽达脖子上被突如其来的折扇柄狠狠地打了一下，直打得艾丽达“哎哟”一声跳了起来。

原来，她全神贯注在书上，没有听见伯母走进这间卧室。

“又在浪费时间，真是屡教不改！”公爵夫人用她那刺耳的、尖刻的声音说，“艾丽达，如果你没事干的话，我可以给你找点事干。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过你：我讨厌你看书，讨厌让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灌满你的脑袋！”

“我……对不起，索菲伯母。”

“应该这样！”公爵夫人声色俱厉地说，“这，你自己很清楚：不准你看书！你现在这样做，是存心违抗命令。你是从哪儿弄到这本书

的？”

艾丽达沉默了一会儿，忐忑不安地说：

“从……从书房里。”

她又被折扇柄打了一下。这一下，打在脸上，她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用小手掌慢慢地去摸那发烫的面颊。

“我不是常常跟你说，”公爵夫人盛气凌人地教训着，“不要随便从书房里拿书！这些书都是你伯父的，女孩子看这些书是不合适的。”

艾丽达还没来得及答话，公爵夫人又接着指责道：“我知道，你父亲纵惯了你，随你任意看他所有的藏书。我可不许，我一再告诫过你——这可是第一千遍了！你父亲和你母亲对你都没有尽到责任，他们不配做女孩子品行的榜样。”

公爵夫人强调了“品行”二字。紧接着，她那薄薄的嘴唇轻蔑地撇了撇，又说：“这并不奇怪，因为你母亲过去从事的是那么一种职业。”

艾丽达的手紧握着。她知道伯母接下来要讲什么，那将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诬蔑之词。

她每次都想起来为自己的母亲辩护，驳斥伯母强加在母亲身上的不实之词。这种想法常常撞击着她，扰得她不能平静。

公爵夫人毫无顾忌地继续说着：“一个丧失了尊严，在舞台上抛头露面的女人，她怎么会懂得什么是道德？一个供人观赏的女人，一个缺乏温存，

根本不懂得体贴的女人！然而，温存和体贴又都是女人所必不可少的。”

“我不回嘴！一定不！”艾丽达暗暗克制着自己。

她深深地懂得，如果回了嘴，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两年前，她双亲刚刚去世，她第一次来到伯父家里，可万万没料到他们竟会用如此刻毒的话来诽谤她的母亲。

饱尝了许多痛苦后，她知道了：争论，甚至哪怕是稍微分辩一下，都只会给她招来伯母的一顿鞭打。

艾丽达在城堡住了两年，终于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感情。这使她少挨了些打。她也看出来，这很使她的亲戚们吃惊。

然而，要听别人对她那温存、亲爱的母亲加以辱骂、议论，总是难以忍受的。她，太懦弱了，不能为母亲申辩。

“书，是男人们看的。”公爵夫人坚决地说，“女人们应该做针线活，特别是象你这样的女孩子，更应当使自己在在这方面成为一个有能耐的女人。”

“我一直在努力这么做，索菲伯母。”

“你应该这样！”公爵夫人不屑地说，“你是个出身贫贱的人。艾丽达，你听见我的话了吗？一个

贫贱的人！你是靠你伯父的仁慈才活下来的。你所做的一切，用来感恩报德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起码，你要学会服从我！可令人遗憾的是，连这一点你都难以办到。”

“我的确尽力而为了，索菲伯母。”

“那就立刻把书放回书房去！”公爵夫人命令道，紧接着又加上几句警告，“如果我再看见你不干活儿，而拿着书在看的话，我就让你伯父狠狠地处罚你！”

公爵夫人的眼光冷酷无情，又补充道：“你别以为你已经十八岁了，年龄不小了，不会挨打了。你要放明白点：你若再违抗命令的话，那你照样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我懂了，索菲伯母。”

艾丽达赶紧回答，拿起书朝门口走去。

“等等！”公爵夫人的命令从门后传来。

艾丽达停下来，回过头忧心忡忡地看着她这位厉害的伯母。

她那双大眼睛泪汪汪的，这不仅是因为被扇柄打过的脸颊上留下了紫痕，而且是因为她每次听到伯母吐出毒汁般的语言侮辱她母亲时，她都忍不住想哭。

她很明白：无论她怎么说，无论她怎么做，都不能改变她伯父、伯母对她的厌恶。

“我告诉你一件事，这件事毫无疑问会使你兴

奋万分的。”公爵夫人一字一句地说：“可是，你的行为却使我迟疑不决：我是否有必要再次要求玛丽改变她的主意？”

“改变她的主意？”艾丽达不解地问。

“你堂姐待你是仁慈慷慨的，”公爵夫人说，“尽管上天知道，你不配享受这些。可是她还是坚持要你陪伴她去俄国。”

艾丽达一动不动地站着，脸上露出惊疑的表情。

“去俄国？”她重复着，怀疑她是不是听错了。

“别用那令人恼火的声调来重复我说的话！”公爵夫人气恼得发火了。

停了一会儿，公爵夫人又说：

“玛丽打算在下下个星期，即她与沃伦斯基王子殿下的婚事宣布时，就去圣彼得堡。”

“哦，索菲伯母，那对我来说真是好极了！”艾丽达提高了嗓门，愉快地说，“我祝愿她美满幸福。”

“玛丽要做这样一个名门贵族的妻子，那毫无疑问是心满意足的了。”公爵夫人说，“她一再请求，要你陪伴她直到完婚。我看她是鬼迷了心窍。”

“我和她一起去……在下下个星期吗？”艾丽达小心地问。

“是这样。”公爵夫人回答了又说，“但我总觉得，玛丽做了件傻事。我宁愿她挑选她的一个朋友。比如佩内洛普小姐——一个迷人的，出身高贵的女孩。但不知究竟为什么，我怎么也没想到，她要你陪伴她去。”

从公爵夫人的话里，明白地表示了她对玛丽这一请求很不满意。

艾丽达两眼闪耀着兴奋的光芒。

“玛丽真是太、太好了，”她说，“我一定尽力为她着想。”

“但愿如此！”公爵夫人不无怀疑地说，“能有这样机会的年轻女子是不多的。艾丽达，我希望你的行为检点些。”

“我会照办的，索菲伯母。”

“一想到你血管里流动着的是下等人的血，我就怀疑：你是否能明辨是非！”公爵夫人满脸的不信任，又说，“不过，好在你在圣彼得堡不会呆很久。因为海伦尼公爵夫人，也就是玛丽要和她住在一起的那位夫人，一定希望玛丽一到俄国就办婚事。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立刻乘最便宜的快船回家来。”

“我懂了，索菲伯母。”

公爵夫人斜着眼把艾丽达上下打量了一下，勉强说：“我想，你需要几件外衣。天晓得你伯父对这一笔开销会说些什么？”

“我几乎没有可穿的衣裳，”艾丽达实事求是地说，“我努力改玛丽的旧衣服穿吧，她比我高得多。”

“她当然比你高贵得多，”公爵夫人附会地说，“然而你，艾丽达，是个平庸的人。我将派个人去村里把哈本太太叫来，为你做几件便服，或许还来得及做一、两件礼服。”

艾丽达还没来得及谢她，她自顾自地唠叨开了：“即使我们能提供费用，也没有时间再多做几件了。再说，谁也不会注意你。我希望你有自知之明。”

她停下来，又加了句刻骨铭心的话：

“尽管在形式上你是玛丽的同伴，但事实上，充其量你也不过是个上等仆人罢了。你到那里要服从玛丽，让她生活得舒适些。”

“我明白了，索菲伯母。”

“我立刻派马夫去村里告诉哈本太太，要她今晚到这里来。”公爵夫人看了她一眼，又说，“如果你的衣服都做成灰色的——素净的灰色的话，那就太好了。”

艾丽达倒吸了一口凉气。天哪！她想呼喊抗议，但话到嘴边，她又咽了回去。

“争执有什么必要呢？”她心里很明白：公爵夫人想让她蒙受屈辱，以达到不让她引人注意的目的。

艾丽达向往鲜艳的色彩：风信子的蓝色、树叶的绿色，樱草花的黄色或丁香花的紫红色，哪怕是净白色的呢？这些才是适合她这样年龄的女孩子做衣裳的颜色啊！如果有这些颜色的衣裳该有多好啊！

但是，她知道：自己一到这座城堡，他们就想把她变成一个奴仆。现在，伯母要自己穿这种色彩单调的布做的衣服实在是要让她服从她的意志罢了。

本来，她是很难得有空看书的，好不容易偷空看看书啊，又被她伯母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来发现了。真是太不幸了。

那是一本拉丁文的经典著作，但也不能使公爵夫人息怒。因为，在她看来，读书是白白浪费时间，象她这样的女孩子应该忙于手工劳作，而不是读书。

然而，此刻，她已经知道她就要和玛丽到俄国去了，禁止她看书的不幸就算不了什么了。

艾丽达曾经注意过，自从收到海伦尼大公爵夫人——当朝沙皇陛下的姨母的来信后，几个星期以来，他们全家总在悄声地商议着什么，并流露出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兴奋心情。

她知道，大家正在商议一件与玛丽有关的事。可是，谁也不会对她说，特别是她堂姐。

艾丽达细心体察，她猜到了，公爵夫人一直在

筹划她掌上明珠般的女儿的终身大事。

同时代人中，以虔诚著称的伯克翰斯特公爵，因他那伪装的虔诚、过分的礼貌，娶了赖兴斯坦的费雷德里克王子殿下的孙女。

公爵夫人从不允许任何人忘记她那高贵的皇家血统，即使是赖兴斯坦这样一个在德国影响甚微的贫穷公国也不容忽视。

她与欧洲许多加冕的君主有亲戚关系。她一心想让玛丽获得与她出众的美貌相称的至高无上的皇家夫婿，及崇高的社会地位。

不幸的是，在这些欧洲国家里，一时竟找不到一个年轻加冕的王子或国王的当然继承人。最后，公爵夫人给俄国的海伦尼大公爵夫人写了信去。大公爵夫人婚前是德国渥廷堡人。回音显然象期待的那样，令人满意。

公爵夫人离去后，艾丽达便沿着城堡的走廊跑回屋去。

她住在最冷、最不舒服的，供老仆人居住的边屋里。而堂姐玛丽则住在设备豪华的大楼里，是一套朝南的，宽敞而舒适的，面向花园的卧室，还有客厅。

路过玛丽的卧室，她走了进去。

正如艾丽达所料：同以往吃过午餐一样，她这位堂姐正躺在活动椅上休息。

这时候，实在是艾丽达一天中从玛丽不停地驱

使下解放出来的唯一时刻。

她进了客厅，当她看到堂姐靠着银色垫子躺着，脚上盖着刺绣的围巾，不由得想到：她多美啊！

毫无疑问，玛丽·申利小姐那金灿灿的卷发，中国瓷器般的蓝色眼睛，白里透红的鲜嫩的皮肤，加上那古典美人的容貌，使她成了英国美女中的佼佼者。

艾丽达轻轻关上门，向堂姐走去。

“索菲伯母刚才告诉我一个极好的消息，玛丽，你要我陪伴你去俄国。你真好，太好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件事。告诉你：我真被这消息惊呆了。”

“我知道你会大惊小怪的。”玛丽说。

她的声音很生硬，这声音与她的美貌极不相称。

“我想不到，你怎么会要我去？”艾丽达直率天真地对玛丽说，“但不管为什么，我都要说一声：谢谢你。”

“你怎么这么傻？”她傲慢地说，“难道你以为我会带一个不熟悉的人，或者一个受命监视我的人去吗？想要我象在家里这样：无休无止地做那些伪装虔诚的祈祷，瞎唱赞美诗，那可不成！”说完，她不胜烦恼地苦笑了。

“爸爸送给我的第一件结婚礼物，你猜猜是什

么？——一本《圣经》！”

艾丽达站着，无话可说，睁着惊奇的眼睛凝视着她这位堂姐。

玛丽继续说：“你和我一起去，一切都得按我说的去做。否则，等我结了婚，就让你回到爸爸身边，再开列一张你的罪行单，他就会把你打得不省人事。”

停了停，她又说：

“我带你去，并不是因为我对你有什么好感，艾丽达，那是因为我这一生第一次获得自由，我要尽情地玩个痛快！”

“你去伦敦时不是玩得很痛快吗？”

“你这脑子真笨！”玛丽抱怨说，“妈妈同我寸步不离，一直在旁边监视我的一举一动，要我同男人们进行内容相同的谈话。这，我怎么可能玩得痛快呢？”

说完，她紧闭着嘴，狠狠地说：

“她吓跑了所有那些我想与他们跳舞的有趣的男人。她从不让我出她的视线。如果你认为这愉快的话，那么，我可以毫不含糊地向你声明：我宁愿去坐牢，那也比这强。”

“玛丽！”艾丽达微喘着说，“我真没想到你竟会有这种感觉！”

“你哪会想得到呢？”玛丽叫道，“我学会了当着爸、妈的面，照他们希望的去做。谢天谢地，

爸爸得了关节炎，不能陪我去圣彼得堡了，而妈妈又离不开他。”

玛丽庆幸地说：“我要摆脱他们；每时每刻我都想用我的有利条件为所欲为。”

艾丽达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哦，玛丽，我希望我理解你的感情。对我来说……那会好些。”

“你有什么要紧？”玛丽不屑地说，“自从你爸爸娶了个戏子，你所有的希望就都彻底破灭了。”

“我妈妈不是戏子，”艾丽达极力争辩，“她是芭蕾舞演员！这是大不相同的。”

“对这一点，你父亲倒是不介意。”玛丽老实地说，又转了话题，“你妈妈是个红得发紫的女人。这一点，你很清楚。但是，就象他们决不原谅你爸爸离开外交部娶了这么个女人一样，他们也决不会原谅你的出身的。”

“是的，我知道这点。”艾丽达叹了口气。

“不过，你可以帮我点儿忙，离开这里，即使一会儿也好。完全按我要求的去做，这就算你感激我了。”

“知道了，我很愿意这样做。”

“这正是我所要求的。”玛丽又说，“除了我要你帮我准备衣服以外，妈妈坚持要我带上那个老不死的玛莎。”她越说越忿怒，竟咬牙切齿地说：